

难舍穷家

●孙莱美

记得那时，父亲辞别人世的那个下午，我正从远方奔回家中，父亲却刚刚撒手离去。当下，我的眼泪就成串地滚落下来。那几日，母亲在屋子里跌跌撞撞，四处徘徊，神志一下子变得模糊异常，她不断地走来走去，只是低低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好端端一个家，散了！”

说起来，我们这个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父母一生胼手胝足，辛苦劳累而积攒的那点家产实在可怜；两间小土屋，里头摆列着两张独头柜，一张已经散了架；四口大缸，有三口还是漏水的，仅能放置杂物；常用的，还是母亲的针头线



人的一生，总是要跟家打交道。因此离家、归家，总是诗人打开话匣子的方式和动机。不过，我既不是诗人，又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但搬家这种事，想来应会让人感触更深些，所以才会在我过往灰白色的记忆中，显得格外清楚。

1999年6月，约是我四岁那年，搬家让我首次对这个世界留下了可供回忆的印象。

也许是最初的缘故，多次回想便难免夹杂了自己的一些想象。记得那是一个余晖映照下的傍晚，我在新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那束逆射进来的光。

新家离母亲工作地点不远的一座小楼，楼房外还能清晰看到母亲工作的那个厂房，厂房冒起的烟囱突兀且硕大，好奇了我的整个童年，却终究没能近距离去一探究竟。

那个年代，住楼房已是很多人的期盼。我即使不懂，却也从父母夸张的表情中窥到了些许得意。所以，在新家的日子，回忆总是温馨。不大点的客厅，承载了父母最多的笑容。同样，也让我获得了最多的陪伴。

但懵懂中的美好总是戛然而止，父母期盼的苦尽甘来，终究还需要几分烟火气的加持。

脑，父亲的烟锅油灯；最重要的家当，还数那口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铁锅。

父亲的丧事完毕，我们准备劝说母亲与我们同行。她十四岁上出嫁，早年逃荒要饭，四处流离，生了十二个孩子，竟有七个夭折于旧中国。我少小离家，全靠老父老母喂猪、喂羊供给了大学。因此赡养伶仃老母，当属我的责任。不过那时，我还特别浅薄，总以为母亲是会欣然前往的，因为我工作的城镇，地方虽小，但诸般条件确实非贫穷苦寒的乡村可比。谁料到，我征求母亲的意见时，她神情竟格外木然，只是多年来她



家的断想

●崔素贞

也就在一年后，当父亲终于无法再动弹起他的那辆轰鸣中夹杂了些吱吱作响的摩托时，因为工作地址太远的缘故，我们搬离了那座总是在余晖下的小楼。

相比楼房的温馨，这次搬家后的大院，便显得破旧、腌臢了许多。低矮的平房，黑灰的墙体，四处漏风的玻璃，总是漏雨的小屋顶，还有那些烟熏气的小火炉……用我小小的眼珠去打量，也不免带上了些许灰暗和沉闷。

不过，孩童心性，贫寒生活反倒释放了我的不羁和跳脱。印象中，母亲总是在我睁眼时，忙碌在小小的火炉旁，被烟熏之气笼罩着，侍弄着煤炭和锅碗。寒气让我缩紧在被窝，母亲则咳出几口烟气，大声地叫嚷着我的小名，“甜甜，起来吃饭！”我照例是要拖一拖的，拖得母亲不耐烦，拖得母亲变了脸。

从来没有违背过儿子的意愿，所以，也没有摇头拒绝。我知道，父亲离世带给母亲的悲伤与我们儿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她将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家，而无论是多么苦寒的家，毕竟还是自己的。后来我才懂得：母亲的家曾经必然是儿子的家，但儿子的家却未必是母亲的家。

我们离开老家那天，正是阴天，屋外洒着丝丝缕缕的小雨，天气正愁人。母亲在屋子里磕手绊脚地走来走去，她用抹布擦洗了每一个坛坛罐罐，那双神不由主的手把那方泥质的灶台抹抓的格外光滑。她最后一次跪着用扫炕笤帚扫了地，柜底缸脚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她也最后一次把那架被气侵蚀的衣镜擦拭得纤尘不染……

车子驰离了老家，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我担心，那离故土的打击会使一个心脏病难以承受。

离开了穷家，住到了城里，我记忆当中的那位性格开朗的母亲却永远消逝了。从此后她郁郁寡欢，目光迟滞，一天到晚在院子里不安地徘徊，有时竟忘了穿鞋穿袜。我家的门口紧挨汽车站，清早起来，母亲就扶着托手下了台阶，慢慢爬过单位里小门的横杆，然后在汽车站的门口坐了下来。那时人群熙来攘往，

南通北达的汽车呼啸掠过，阵阵灰尘洒满了她银白的头发。若有村人进城，母亲眼尖，会一下子冲过去拉住人家的衣袖问长问短，临了撩起衣襟擦眼睛，硬要拉住人家到我们家吃顿饭。我站在马路的对面寻找母亲，看着她竟至这般模样，好几次我在她周围的人群里徘徊，想起她苦难的一生，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

好在母亲喂养的那几只老母鸡也随她而来。这几只来自穷山僻壤的鸡，从未见过大世面，它们战战兢兢，抱作一团，偶尔万分小心地跨出院子一步，立时就被左邻右舍的鸡给啄了回来。城里是喧嚣的地方，一会儿是汽笛长鸣，小贩呼叫；一会儿是剪彩的爆竹，流行的摇滚乐，此起彼伏，经久不断，搞得那几只鸡呱呱鸣叫，寝食不安。这期间，母亲就天天与鸡厮守在一起，她和它们互怜互慰，寸步不离。母亲往院子里一坐，鸡就亲热地围拢在她的身边。她摸摸这只，抱抱那只，青灰的脸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不幸的是，那年秋天，鸡瘟流行，五只鸡两天之内死了个净光。又一月，母亲病危，拉着我的手说：“妈想回家……”穷家是妈人世的唯一牵挂。

随着父母的别世，老家的两间小土屋，至今冷落无人。这时，我才真真切切地体味了妈的话：好端端一个家，散了。

住在城里，常思土屋，有时梦见：我与老父老母围坐在那口铁锅旁，一起香甜地吃着土豆。那盏老式煤油灯若明若暗，屋里的一切都看不清爽了，连同老父老母的脸……

右。收拾了顽劣性子，享受着新生活带来的变化和父母给予的温暖。这一次，我真打量起了这个世界。

大楼里逐渐添置了愈来愈多的东西，洗衣机、大彩电、电冰箱、笔记本电脑，一切新式的东西让我目不暇接。大街上春笋般展露了越来越多的商铺，大商场、电影院、搜机城、娱乐场，一切新奇的体验让我满心欢喜。

时光在苒，城市熙熙攘攘；漫步街头，人间繁花似锦。

如今，我兜兜转转来到这里，有幸为人师表，手执粉笔写出四季芳华。多少次梦醒，是校园里的杨柳依依，是操场闹铃下孩子们欢快的身影，这里的一切，井然有序且生机盎然，让我充满着期待。

虽然远离家乡，但家的气息却从四面涌来，荧屏前的乡貌、电话旁的耳嘱，邮寄来的家乡味，陪伴着的同乡人。家的符号已化身万千，融进了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我温暖如斯、心安如斯、感动如斯！

花似锦，灯如昼，车如水，马如龙。繁华都市，寄托了多少离人梦，但喜逢盛世，平安如意，我心安处即吾乡。身处其间，总爱它风情万种！

右玉季画中国画

●玉泉

门后立的那一把铁锹呀！不言不语不说个啥，就知道不停地挖呀挖呀挖，挖开山石挖出泥土给树挖出个家。

关节变了形的那一双大手呀！粗糙笨拙干不了个啥，不绣那花花来不绣你我他，绣得那天蓝云白山青水也绿啦。

又深又密的那一脸皱纹呀！难说它个俊呀丑呀那个啥，经得过风吹也经得过雨来打，那是刻在丰碑记在心底最美的花。

那长不大长不粗的小老杨呀！

不与那参天的松柏比个啥，美不美来且不说腰也不挺拔，跟右玉人一样只想着把风挡来把沙洲绿化。

那能吃人的狼嘴黄沙注！如今变成了绿洲你知道因为啥，还不是久久为功三次战役征服了它，一年四季景色好群众叫它幸福洼。

那浩瀚无边的那一片绿呀！除了夸她美还能用个啥，绿得那个绿来翠得那个翠呀，简直就是那个诗那个书那个画中国画。

注：右玉人把五、六、七、八、九、十月叫做“右玉季”，因为，这个时节是全国最美的地方——右玉最美的时节。

编者按：

6月20日，市文联组织市作家协会、市书协、市诗词学会等下属机构的文艺工作者60余人深入右玉采风，充分感受右玉精神的时代内涵。现将市诗词学会成员创作的部分作品刊登如下，以饕读者。

右玉行吟

李志斌诗三首

黄沙洼教学点感吟

尘土直向女墙攀，旧迹依然在此间。始信官民三战后，黄沙洼变绿纱湾。

参观四五道岭教学点有感

满目青峦荡碧波，松涛风涌壮山河。精神与树齐成长，塞上明珠起浩歌。

题右玉干部学院

万绿丛中一抹红，培根固本沐春风。深情化作黄金句，心系人民久为功。

师红儒诗三首

赴右玉干部学院采风所作

得亲朔北飒然风，绿涌边山奏一功。人力此时赢造化，初心耿耿仰旗红。

贺右玉干部学院建院五周年

右玉山川生气雄，只为寰宇播清风。历年喜看英才出，承继翻天覆地功。

参观右玉精神展览馆感寄

沁心绿是馆中珍，歌泣当年种树人。一改边荒呈景异，青山碧水写精神。

杨怀胜诗词二首

贺右玉干部学院建院五周年

初心曾向党旗盟，不染尘氛气自清。五载践行行更远，春风拂过古长城。

鹧鸪天·登杀虎口长城

百战河山入望中，长城舞起一条龙。云为鳞甲虹为角，尾在西凉头在东。襟岚气，沐松风。闲庭信步步从容。吟来不复苍凉句，笔下芳菲已万重。

乔立柱诗二首

右玉行

故地重游兴致豪，登临西口望松涛。浮雕幕幕脱贫路，古道悠悠通顺桥。昔日黄沙平地起，如今碧带满山飘。云亭耸立丰碑在，久久为功代代骄。

过杀虎口

秋来西口倚边墙，独上箭楼思绪扬。回雁凄凄鸣古道，残垣历历话沧桑。昭君出塞金戈静，游子归乡喜泪狂。但见层林连宇碧，北国无处不风光。

邵连城诗词三首

题杀虎口烽火台

烽烟已随长风去，此地空余烽火台。一堵老墙成见证，中华民族不分开。

贺右玉采风归来

西口杏花初绽开，吟朋结伴采风来。旌旗飘舞苍头岭，笑语喧哗烽火台。佳什美篇翘首待，妙联巧对出心裁。老夫未便临其胜，浮想连翩只耍猜。

忆秦娥·杀虎口

千重碧，苍头河畔双峰立。双峰立，几经战火，惯闻悲泣。干戈玉帛烽烟息，流民血泪今无迹。今无迹，关山如画，游人如织。

康彩兰诗二首

右玉印象

年年植绿线风沙，沙退林成众口夸。今日登临开望眼，千重碧浪是吾家。

右玉松涛园

修林笼碧烟，晴翠绝新鲜。簌簌银针落，垂垂玉露悬。径幽风可倚，枝密绿堪怜。崖畔松涛起，声声誉众贤。



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一)

舞龙灯

●陈永胜

的浩浩威风。

1988年是中国的龙年，这一年的元宵节，东关的龙灯一下子由上一年的2条猛增为9条，为首的一条金光闪闪，威武高大，比其余8条高一倍还多。9条龙灯摆在街上，一摆就是一条街，气派大得有点吓人。可是，大有大的难处，给9条龙灯寻找一个表演的场地并不容易，老城里有十字街这一个场地可以舒展地舞龙。因此，元宵节三天想看一场龙灯表演并不容易。这一年，我是在玛钢厂看到的。

其时的朔县玛钢厂仍在红旺阶段，办公区又十分宽敞，东关的龙灯队自然愿意前往拜年。“咚不咚咚咚，咚不咚隆隆。”在一阵阵紧密的锣鼓声中，首先进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位身穿滚红边白色中式对襟上衣、镶红边白裤、头戴红头巾、腰扎红腰带的中年的汉子，双手举着一个一寸多长的竹竿，上边挂着一个二尺多长的彩色绣球，雄赳赳地引导者红头绿须黄身的首龙，只见这条首龙高昂着头，两眼如炬地徐徐地游向远方。紧随其后的是4条绿龙和4条白龙，这8条龙白绿相间地跟随着首龙慢慢地向前游动……

三

舞龙灯很显然是个出力气的活儿，但又不仅仅是卖力气，像耍狮子一样，同样需要十分精湛的技艺不可。否则，制作

再精美的龙灯也不过一杯白开水而已。还是接着看玛钢厂院里的龙灯表演吧：

只见8条小龙在首龙的带领下，慢慢地向前游，向前游，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半径约有十四五米的圆圈。“咚——当——”一声炮响，那个扎红腰带的高大的中年汉子箭一般地冲到圆圈的上中央，举着一丈多高的绣球，微闭着双目，徐徐地摇着铃铃作响的绣球。此时的首龙领着八小龙“嗖”地一声腾空而起，扑向绣球，人们的眼球随之聚焦在半空。忽又“呼——”地一声，中年汉子的绣球竿呼啸着俯冲而下横扫于地面，说时迟那时快，龙头亦呼啸着冲向地面，奔向绣球。随着龙头的舞动，龙身做出了相应的舞姿，令人目不暇接，仿佛进入了龙的世界。

这个中年汉子，朔县人管他叫耍龙的人，这个角色举足轻重，不说人们也知道。东关这个时期的耍龙人姓杨，具体叫杨义或是杨谊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是“耍得”出神入化。其实，耍龙灯还有一个角色也十分重要，就是那个舞龙头的人。

这个人不但要有力气，而且要有技艺，还得要和那个耍龙人人心相印、配合默契。反之，耍龙人即使才高八斗，也是水中捞月一场空。据说，东关的舞龙头的人倒是不乏其人，各个时期都有优秀的人才。大概正因为如此，在朔县人的眼中，舞龙头的人好像就不太重要了，其实不然啊。

四

东关的龙灯与电视上的龙灯相比，我以为是毫不逊色的。以两条龙灯为例，有几十个壮汉举着十几米长的巨龙，在元宵节的大街上穿行，高跷队也为之失色了三分；待到打开场子时，“金龙”时而腾起，时而俯冲，变幻无穷，令人陶醉。东关的龙舞间或伴有鞭炮、焰火，把龙的腾云驾雾的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同时，东关的龙灯配有锣、鼓、镲等乐器，元宵节下，空中是飞舞着的巨龙，下面是簇拥着的成百上千的狂欢的人们，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人们的心儿醉了。

在朔县人的记忆中，元宵节的老杆（焰火的一种）是令人神往的。在老杆底下，最为显眼的首先是龙灯，然后才是高跷。过去，朔县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龙灯不来，老杆不点”。过去的朔县是个农业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是人们心中的永恒期盼，把这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老杆和龙的身上，显然是人们心中的最充饥解渴的精神食粮。除去东关的龙灯外，朔县的龙灯队，间或也有其他单位的，但始终没有成了气候。我的印象中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望着老杆下面那颤若神龙的东关的龙灯，人们的心儿红了。可真是：舞罢龙灯上元日，启开冻地小城新。

压题图片：马占俊 摄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昔日荒山披绿绸，清风阵阵过边楼。眼前幻出愚公影，邀我诗心共出游。